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子不語

## 第一卷

**狼軍師** 有錢某者，赴市歸晚，行山麓間。突出狼數□，環而欲噬。迫甚，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，急攀躋執樞，爬上避之。狼莫能登，內有數狼馳去。少焉，簇擁一獸來，儼輿卒之鼻官人者，坐之當中。眾狼側耳於其口傍，若密語俯聽狀。少頃，各躍起，將薪自下抽取，枝條幾散潰矣。錢大駭呼救。

良久，適有樵伙聞聲共喊而至，狼驚散去，而昇來之獸獨存，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。類狼非狼，圓睛短頸，長喙怒牙，後足長而軟，不能起立，聲若猿啼。錢曰：「噫！吾與汝素無仇，乃為狼軍師謀主，欲傷我耶！」獸叩頭哀嘶，若悔恨狀。乃共挾至前村酒肆中，烹而食之。

### 几上弓鞋

余同年儲梅夫宗丞得子晚，鍾愛備至。性頗端重，每見余，執子姪禮甚恭，恂恂如也。家貧，就館京師某都統家，賓主相得。一日早起，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，大怒，罵家人曰：「我在此做先生，而汝輩几上置此物，使主人見之，謂我為何如人？速即擲去！」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，而儲猶痛詈不已。都統聞聲而入，儲即逃至牀下，以手掩面曰：「羞死，羞死！我見不得大人了！」都統方為辨白，而儲已將牀下一棒自罵自擊，腦漿迸裂。都統以為瘋狂，急呼醫來，則已氣絕。

### 白龍潭

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，環山而居。山麓有白龍潭，寬可數畝，有良田千頃，築土壩以蓄水。俯臨大河，水溢，則啟閘以泄。兩時二龍相鬥，狀如小蛇，或見巨木一段，蒙青苔而豎游，每每衝決壩岸。一日，眾農栽秧，值細雨中，飛魚大小成對，如擺隊伍，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，偕至潭中，隨即不見。相傳龍女歸寧云。

夷人儂二家，天將暮，忽來衣孝服者，云來投宿。問其所需，則索臥房一間，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。儂疑客浴，遂如所請，並欲為備酒食。客曰：「不必，惟有一事相煩，更當重謝。」儂問：「何事？」客曰：「此地龍潭後有大樹，君往伐之。俟其將斷，先用巨繩縛住，俟潭中有兩羊相鬥。即斷繩倒樹。」儂許之。

黎明伐樹，果見潭中水沸如潮，有黑白二羊出鬥。儂思當是此時，乃斷繩而倒樹，黑羊躍出，水亦平復。急歸，欲告客以請功，客竟遁矣。問妻，妻曰：「客在房，未嘗出戶。」乃共搜之。疑其在缸，啟覆觀之，則黃金滿焉，始知客即白龍化身，爭潭求助者。於是潭遂以白龍名，而儂家至今稱首富。

### 露水姻緣之神

賈正經，黔中人，娶妻陶氏，頗佳。清明上墳，同行至半途，忽有旋風當道，疑是鬼神求食者，乃列祭品瀝酒祝曰：「倉卒無以為獻，一尊濁酒，毋嫌不潔。」祭畢，然後登墓拜掃而歸。

次春，賈別妻遠出。一日將暮，旅舍尚遠，深怯荒野無可棲止。忽有青衣伺於道旁問曰：「來者賈相公耶？奉主命，相候久矣。」問：「為誰？」曰：「到彼自知。」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，私心竊喜，遂隨之去。

約行里許，主人已在門迎客，道服儒巾，風雅士也。樓閣雲橫，皆飾金碧。賈敘寒暄問曰：「暮夜迷途，忽蒙寵召，從未識荆，不解何以預知，遠勞尊紀？」答曰：「舊歲路中把晤，叨領盛情，曾幾何時，而遽忘耶？」賈益不解。主人曰：「去年清明日，賢夫婦上墓祭掃，旋風當道者即我也。」賈曰：「然則君為神歟？」曰：「非也，地仙也。」問所職司，曰：「言之慚愧，掌人間露水姻緣事。」賈戲云：「僕頗多情，敢煩一查，今生可有遇合否？」仙取簿翻閱，笑曰：「奇哉！君今生無分，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。」賈不覺汗下，自思妻方少艾，若或有此，將為終身之恥，乃求為消除。仙曰：「是注定之大數，豈予所得更改？」賈復哀求，仙仰天而思，良久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，貪財之心勝於好色。汝速還家，可免閨房之醜，不過損財耳。」賈屈指計程，業出門四日矣，恐歸無及，又思為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，斷乎不可。乃辭仙而歸，晝夜趕行。

離家僅四□里，忽大雨如注，遂不得前。明午入門，則見臥房牆已淋塌，鄰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，回憶仙言，不覺歎恨。妻問：「何歎？」曰：「牆塌壁倒，兩室相通。彼此少年獨宿，其事尚可言？而來問我乎！」妻曰：「君為此耶，事誠有之，幸失□金而免。」賈詢其故，曰：「牆倒後，少年果來相調，予逃往鄰家，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。今渠怕汝歸，業已遠颺。」問金何來，則某家清償物也。賈鳴官擒少年答之，而金卒難追。此事程惺峰為予言。

### 縊鬼申冤

新安趙天如，授徒黃氏。酷暑畏熱，夜不成寐，向居停請易臥室。居停為指數處，皆不當意，惟一樓院內多花樹，清風徐來，趙喜之，黃似不可。趙疑切近內室，黃曰：「非也。上有鬼魅，故未敢令先生居。」趙云：「無妨。」遂移榻焉。秉燭以待。

夜半，忽聞梁間有聲，觀之，則弓鞋雙垂而下，年二□許之美人也，憑欄望月，取妝奩作梳沐狀。復行至廂樓，揭起覆瓦數溝，取出白蠟六封攤几上，展玩歎息。仍復包裹藏瓦溝中，覆蓋如故，轉身至趙榻前，將掀帷幕。趙下榻叱逐，直至樓下。入後園竹林中而沒。窺之，內有新厝棺，心知即此祟。

明日晤居停，問曰：「後園之鬼，得無自縊者乎？為君家誰？」黃不覺泣下，曰：「死者為吾愛妾張氏，性最敏慧，掌出納銀錢。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，甫交未幾，及吾急需，則烏有矣。予一時盛怒，以污蔑之言罵之。詎知渠忿，竟尋短見。」趙曰：「是君暴急之過。然其事可得終明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問：「有子否？」則現拜門牆者是也。趙曰：「請為白其冤。」拉黃登樓，揭瓦溝取金出，果然原物也。

其夜，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，取筆題詩於牆，向榻前再拜而去。詩曰：「小婢偷金去，私藏瓦上溝。今朝冤始雪，我恨亦全休。」自後，此樓安靜矣。

### 執錫二童

順治進士蔣封翁，名伊，求嗣於靈岩。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為之子，因舉長子，名之曰陳錫，後為雲貴總督。晚年嘗曰：「吾命中尚應得一子。」久之，夢其中堂曝錦被一牀，一龍蟠裏其間。適佃戶曹姓者送租，並攜其女至，甫□餘歲，裹舊錦衣嬉笑。公見大驚，遂留納之，生文肅公。

### 趙氏三世為神

常州趙恭毅公為康熙名臣，人所共知。薨後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，後泛舟洞庭，薄暮，見大舸順風而來，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，心竊異之。及迫視，則公危坐舟中，方據案視事。

又陸先生子靜，善敕勒之術。嘗伏壇至二天門外，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。其子侍讀公，以大臣子弟效力肅州軍前，恭毅公薨，恩許奔喪，侍讀哀毀遭疾，病中每日詫曰：「嘔吐滿地，使人難堪，吾何為居此職耶！」眾問其職，曰：「痰火司也。」家人不知痰火司為何神。越日，禱於東嶽行宮，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。病革，人見痰火司燈籠入門，遂瞑。

其子副使公沒後，逾年，洪氏姑病昏不省人事，恍惚至一衙署，見公自內出，訝曰：「妹何為來此？」延入，談家事甚悉。姑問：「兄現作何官？」曰：「巡海道也。事繁，刻欲他出，不能留汝。」且曰：「汝嫂亦不久人間，家中多事，可屬兩姪慎之。」遣二役持香送歸。及蘇，室中尚有餘香。未幾，族人以立嗣興訟，彌年不寧。又未幾，其嫂黃恭人下世。

### 張少儀觀察為桂林城隍神

長洲顧某，以父久病禱於神，願以身代。一日，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，不得即入。見有肩輿遠來，顧側立以待，乃其師也。

自輿中出，執手慰勞，且曰：「余已為某方土地，生何事至此？」顧具以告，曰：「此大孝，吾當為汝白之。」良久出曰：「今日神有事，當改期。」遂蘇。

越日，隸攝如前，至則神召入，問其父病狀，對曰：「骨瘦如柴。」神大怒，趣隸杖之。顧不解，呼冤。未幾，內送一紙條出，神見之，色始霽，曰：「汝父設藥肆，某年大疫，不索藥值，功德甚大，且憐汝孝，可以延壽一紀。」顧謝而出，問旁人：「神何以怒？」曰：「獸中惟豺最瘦，世人多訛作『柴』。神始聞之，以為比父於獸，故怒。賴幕客辨明，乃免。」

署前所見諸人，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，一人被縲繼，一人將遞解遠行。顧不識，問之，曰：「此原任知府某，為其部民所訴，張公為桂林府隍神移牒取之耳。」問：「張公何人？」曰：「余亦忘其名，嘗任雲南糧儲道，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。」

張名鳳孫，字少儀，長洲人，與余同舉鴻詞科，少時有「張三子」之目。三子者，孝子、君子、才子也。生平多厚德，宜其為神。然冥中不知其名，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，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。

#### 屍合

山東王倫之亂，臨清焚殺最慘，男女屍填河，高於岸者數尺。賊既平，啟閘縱屍順流而下，無賴者竊剝其衣，故屍多裸露。忽一女屍，年可□七八，裸仰水面，流至閘側，左足掛閘而止。俄一男屍，年略相似，裸流而下。甫至閘間，忽躍水而起，與女屍合抱，頸股交壓。眾以篙撥之，竭力不能開。須臾流去，亦不辨其誰氏子也。

#### 葛先生

河南汲縣李秀才，就館村落。夕行迷路，遠望叢木間燈火，趨之，見一茅舍，隱隱有讀書聲。叩其門，主人出迎，年四□許，見李延入，自稱葛姓，素好讀書，厭塵市囂雜，故隱此僻處。且言其妻在家乏食，為妻母逼嫁，明日將投河，惟君能救，望乞垂援。言之泣下，李唯唯。因就止宿，茵褥精潔。

既明，身臥塚上，並無屋舍，李駭極趨歸。道遇一婦，衣綠衣，行且泣，臨水將自投。李挽止之，詢其所以，則葛姓妻也，孀居乏食，父母欲奪其志，故覓死耳。李以去舍不遠，邀歸，與媪共述其異，養為己女。李年邁已五□餘，忽舉一子，視其眉目，酷肖所遇葛姓者。戲以「葛先生」呼之，兒輒笑投其懷。

#### 天后

林遠峰曰：天后聖母，余二□八世姑祖母也，未字而化，靈顯最著，海洋舟中，必虔奉之。遇風濤不測，呼之立應。有甲馬三，一畫冕旒秉圭，一畫常服，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。每遇危急，焚冕旒者輒應，焚常服者則無不應，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，則舟不可救矣。或風浪晦冥，莫知所向，虔禱呼之，輒有紅燈隱現水上。隨燈而行，無不獲濟。

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，風分南北。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，每見群龍浮海上，則風濤將作，焚字紙羊毛等物，不能下，便令舟中稱棍師者焚香請棍，向水面舞一周，龍輒戢尾而下，無敢違者。若爐中香灰無故自起，若線向空而散，則船必不保。

余族人之父某，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台灣，祭燹教場中，某隨父往視，見后端坐燹上，貌豐而身甚短。急呼父視之，已不見。

#### 陰氏妹

吳郡申衙前陰某，有妹才□二歲。時方中秋，家人方共飲，聞比鄰婦逆其姑，詬詈聲甚厲。妹忽變色起，持刀直入其家，毀其几案，捉婦將刃之。家人奔救，女力甚猛，五六人持之方得脫。挾歸問其故，猶拗怒咆哮，厲聲曰：「我必殺此婦報其母。」家人強之臥，則鼾睡矣。醒而詰之，慚汗啜泣，不自知其故。

#### 虎投河

紹興西鄉，溪水甚深。一兒戲溪上，見虎來，兒竄入水，泅而出沒，且覘之。虎坐岸上眈視良久，意甚躁急，涎流於吻。忽躍起撲兒，遂墮水中，憤迅騰擲，溪水為沸，數躍數墮，竟不能起。兒獲免而虎溺死。

#### 武夷君

大興朱竹君學士，督學安徽。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，先生以文集未成泣辭，帝許之。醒而述其事於貴池令林夢鯉，聞者共異之。後視學閩中，謁武夷君廟，廟內施設位置，與夢中一一吻合，心益異焉。任滿復命，無疾而終。余按：宋人說，楊文公初生時，遍身紫毛長一尺，自呼「武夷君」，與竹君先生相似。

#### 九華山

九華山最著神異。相傳明季海公剛峰雨中皮靴登山，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，是葷非素，不可著也。乃易草履，隨眾參神。指廟中鼓問神曰：「此亦皮也，寧非葷耶？」言畢，忽霹靂從廟起，將鼓擊碎，至今廟鼓無敢用皮，以布代焉。有江南太平人顧翁，生一子一女，皆成立而妻死，塊然老鰥。為子娶農家女姜氏，年□七，性仁孝，翁愛之。亡何，翁疾作，而子未歸，姜聞呻吟聲，稟請延醫。翁曰：「我足疾也，但須溫暖便差。」姜曰：「果若是，又何難？」乃為翁抱足眠，蓋惟知盡孝，不解瓜李嫌者。

次春子歸，道經妹家，妹以嫂孝告之。不能無疑，而難於發口，乃暮而抱襪被於別室，不與姜眠。姜心疑駭，問其夫。夫曰：「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？」姜始大悟，曰：「吾哀翁老病，實與同眠，此心惟天佛知之耳。」其子笑而不答。

一日，聞鄰媪鳴鑼誦佛聲，出問：「何作？」曰：「將朝九華。」姜即附件同行。焚香跪拜畢，見對山香爐峰巖絕壁，問：「彼何名？」老衲曰：「此處名龍口香，心跡不能自明，可質證於鬼神者往焉。」姜聞大喜，執香前往。老衲阻之曰：「予作沙彌至今老矣，未見有敢登者。況娘子纖纖蓮步，豈可冒險者？」姜不聽，直抵其處，看者心悸。果及半山而墮，眾惜其已成齏粉矣。

鄰媪歸，急告其翁，翁怪其謬，曰：「吾媳昨已返舍。」引鄰媪入，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。媪等驚曰：「此即活佛，何須更朝九華！」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。姜始張目而起，共驗蒲團，上有「九華山置」四字在焉。共問翁：「汝媳何時還家？」翁曰：「昨聞院中有聲，心疑為賊，偕子往視，則飛下吾媳也，目瞑若死，氣息奄奄，故抬諸室。問之，則曰：『媳欲表心跡，故舍忿而往，並未慮及生死。不料山高千尋，足軟便墮，亦不知何由而歸家。』」媪乃為翁父子述其事，於是夫妻相抱大哭，遠邇驚異。嗣後，朝九華者，先來禮姜云。

#### 張稿公

張稿公者，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，誠樸無私，歷任制府多信服之。一夕早起開門，見縊屍高懸，細認為某甲，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本許者，因復閉門靜坐，以聽外信。及朝暾上，再啟門，則縊屍已不見矣，私心竊喜。旁午，忽聞縣令出城相驗，訪死者為誰，則門上縊屍某甲也。始而駭，繼而疑，終莫解其故。

數月後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：「某月之晨，君見縊者驚乎？」稿公聞之，招趙入室，款以酒食，問：「何以知？」趙曰：「是予負去，安得不知？」稿公曰：「我爾不相識，何故負屍？且負屍甚早，城門柵欄未啟，奈何？」趙曰：「予亦不解其故。是日五更販菜，途遇友人，召予來此，曰：『汝負此屍到某處，必有厚利，勝於販菜。』予慮城柵未開，友曰：『無傷，但從我行。』從之，及柵欄開，至城城開。」稿公問：「友人姓名為誰？」曰：「認其人，未問其姓，亦市上交好者也。借去煙插，至今尚未見還。」稿公出百金謝之，囑勿揚言而別。

一日，趙閒步入城隍廟，見□殿中有泥鬼掛煙插，頗似己物，細認不謬，因摘去，且戲曰：「何久假不歸耶？」次早市賣菜，見前遇之友責曰：「似爾為人，極難相與，一煙插之微，何即在大眾前笑我？」趙方欲道契闊，問姓字，適呼買菜者又至。一掉頭聞，其友渺然不見。

#### 受私橋

臨安府張大與李二為莫逆交，李家雖屢空，然賦性不苟，故張重之。一日向張道貧苦，張適有積金數百，因盡出以付李，相約

除存本外，瓜分其利。

不料數年間，李資本盡喪而歸，閉門高臥，絕不見張。張靜待之，許久不至，值嫁女期迫，因登李門問之。李置若罔聞，張怒，互相爭鬪，觀者如堵。問張，則言李無良；問李，則言張冒騙。兩無中據，難定曲直。李曉曉不屈，張愈忿，曰：「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，吾即休矣。」李謾應之，蓋鄰人信鬼神，相傳城隍神最靈，神前熬油鍋，置錢其中，理直者手摸不爛，否則必爛，故齋之。

明日，張果來迫李，李亦不懼，同往至廟，撞鐘鼓，陳顛末，然後置鐵鑊熬沸油，擲一錢於油中，令人手摸。李竟取出而手無恙，於是眾咸非張，張亦不能再辯。

後李別作生業，數年間滿載而歸，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，盡為歸楚，親登其門。張曰：「交已絕矣，義不受金。」李曰：「實借君物，何敢負德，待來世作牛馬償耶？」推讓再三，張終不受。於是鄉里為之區畫，廟前有板橋已朽，請將此金易之以石，並問李曰：「前既味良，何敢盟誓？」李笑曰：「彼時非敢味良，實恐一經承認，即須原物，粉骨難償，故先至廟禱神默佑，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，不意神靈如是。」眾聞之咸笑曰：「城隍神乃受君私耶！」後橋成無名，因顏其橋曰「受私橋」。

### 曹公夢

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，親友來賀，公欲引疾不赴，曰：「幼年曾作異夢，幾時入泮，幾時娶婚，幾時生子，中舉選粵西某縣，為穿白甲二將軍所害。細記所歷，一一皆驗，不爽毫髮。今所選缺，又恰符合，地多苗蠻，野性莫測，先幾之兆，可不趨吉而避凶哉！」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，有以期年半載相機進退勸者，公不得已就道。及抵某縣，民淳吏樸，公甚安之。

數年後，忽有呈開銀廠者，公為轉詳。奉上檄委公採辦，公親詣廠所，視其開挖。及曠，則見白氣二道，宛如長虹，直衝公前。公驚而仆，返館舍，至夜半竟卒，家人方悟白甲之徵。

### 治妖易治人難

漢陽令劉某，性方鯁，治祝由科邪教過嚴，有奸民上控撫軍，撫軍戒飭之，公抗言抵觸，撫軍怒曰：「若果才能，有沔陽州某案，若能審辦乎？」劉唯唯。先是，沔陽有金桂姐受黃氏聘，及婚期，彩輿迎至家，則兩新婦齊出，簪珥服飾，無不相肖，因之未敢成禮，仍以兩女歸金。金父母無從分別，於是兩姓均以人妖莫辨訴官，由州至撫，案懸半載，俱未能決，故撫軍以之難劉。劉稟請提案至撫軍公署候審，並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，撫軍許之。

臨期，公喚兩女隔別細鞫，並其父母庚甲、產業、陳設，一一盤詰，及核供詞，如出一口。公乃喚二女至案前曰：「觀汝二人，原是一胞雙女，若並斷與黃家，恐爾父母不肯。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，能行者斷合，否者斷離。」乃鋪白布如橋，從儀門直接公座，命二女行布上。一辭不能，盈盈淚下；一則欣欣然喜見於面。公叱淚下者，逐出署外，喚喜者登布上。此女如履平地，步至公前。公暗擎院印，從頭擊下；兩旁覆以網，乃現為狐，投之江中，於是案結。撫軍大悅，奏升漢陽府知府，從此遐邇歌龍圖再出矣。

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，中途為盜所迫，奔至漢川，求救於逆旅主人。主人沉吟至再曰：「誠若是，則此處非君所宜棲，可速投某武孝廉家，庶保無虞。」引至孝廉家。孝廉兄弟為具酒食，掃臥榻，囑曰：「倘夜間有動作，但安眠，毋輕出視。」客寢矣，兄弟秉燭待盜。盜果蹤至，彼此格鬥，被孝廉殺其四，餘三盜逾垣逃。

天明，呼客起，赴縣呈報。詎知客出未幾，府差早至，將孝廉兄弟鎖去，蓋點盜偽作茶客，先以謀財害命，連夜赴府擊鼓求救，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。孝廉兄弟陳述顛末，請釋一人保家。公不許，並下於獄。盜返入孝廉家，將其家口盡殺而逸。及公覺，急釋之，已無及矣。

嗚呼！公能斷狐，竟不免為盜所賣，豈非治妖易，治人難耶！

### 伏波灘義犬

伏波灘，入廣之要區，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。某年，有客收債而返，泊其處，船戶數人夜操刀直入曰：「汝命當畢於斯，我輩盜也，可出受死，勿令血污船艙，又需滌洗！」客哀求曰：「財物悉送公等，肯俾我全屍而斃，不惟中心無憾，且當以四百金為酬。」盜笑曰：「子所有，盡歸吾囊橐，又何從另有四百金？」客曰：「君但知舟中物，豈識其餘。」乃出券示之曰：「此項現存某行，執券往索可得。惟我清醒受死，殊難為情，請賜盡醉，裹敗席而終，可乎？」盜憐其誠，果與大醉，席捲而繩縛之，拋擲於河。

甫溺，有犬躍而從焉，俱順流傍岸。犬起抓擊廟門，僧問為誰，不應；及啟關，見犬走入，渾身淋漓，銜僧衣不放，若有所引。隨至河邊，見裹屍，俱欲散去，犬復作遮攔狀。僧喻其意，抬屍至廟。撫之，酒氣薰騰，猶有鼻息。解其縛，驗席上有齒痕，始知是犬齧斷，乃與茶湯而臥。

明晨，客醒曰：「盜走水路，我輩從陸告官，當先盜至。」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。僧諾，與俱。盜果未至，因告行主人以故，戒勿泄。俄而盜果持券至，主人偽為趨奉，遣客鳴官，遂皆擒獲。客偕犬同歸，終老于家，不復再出，著《義犬記》。

### 浮海

王謙光者，溫州府諸生也。家貧，不能自活，客於通洋經紀之家。習見從洋者利不貲，謙光亦累資數金同往。

初至日本，獲利數十倍。繼又往，人眾貨多，颶風驟作，飄忽不知所之。見有山處，趨往泊之，觸礁石沉舟，溺死過半，緣岸而登者三四人。山無生產，人跡絕至，雖不葬魚腹中，難免為山中餓鬼，眾皆長慟。晝行夜伏，拾草木之實，聊以充饑。及風雨晦冥，山妖木魅，千奇萬怪來侮狎人，死者又四之七八。

一日，走入空谷中，有石窟如室，可蔽風雨。傍有草，甚香，掘其根食之，饑渴頓已，神氣清爽。識者曰：「此人參也。」如是者三月餘，諸人皆食此草，相視，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。

常登山望海。忽有小艇數，見人在山，泊舟來問，知是中國人，逐載以往，皆朝鮮徼外之巡邏也。聞之國王，蒙召見，問及履歷，謙光云係生員，王笑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耶！」因以「浮海」為題，命謙光賦之。謙光援筆而就，曰：「久困經生業，乘槎學使星。不因風浪險，那得到王庭。」王善之，館待如禮，嘗得召見，屢啟王欲歸之意。又三年，始具舟盜，送謙光並及諸人回家，王賜甚厚。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，賦詩高會，無不招至，臨行贖錢頗多。

及至家，計五年餘矣。先是，謙光在朝鮮時，一夕夢至其家，見僧數甚眾，設資冥道場，其妻哭甚哀，有子衰經以臨，謙光亦哭而寤。因思，數年不歸，家人疑死設薦固也，但我無子，巍然衰經者為何，誠夢境之不可解也，但為酸鼻而已。又年餘抵家，几筵儼然，衰經旁設，夫婦相持悲喜。詢其妻，作佛事招魂，正夢回之夕。又問：「衰經為何人之服？」云：「房姪人繼之服也。」因言夢回時，亦曾見之，更為慘然。

### 刑天國

謙光又云：曾飄至一島，男女千人，皆肥短無頭，以兩乳作眼，閃閃欲動；以臍作口，取食物至前，吸而啖之；聲啾啾不可辨。見謙光有頭，群相驚詫，男女逼而視之，臍中各伸一舌，長三寸許，爭舐謙光。謙光奔至山頂，與其眾拋石子擊之，其人始散。識者曰：「此《山海經》所載刑天氏也，為禹所誅，其屍不壞，能持干戚而舞。」

余按顏師古《等慈寺碑》作「形天氏」，則今所稱刑天者，恐是傳寫之訛。又：徐應秋《談薈》載：無頭人織草履，蓋戰亡之卒，歸而如生，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。如欲食則書一「饑」字；不食則書一「飽」字。如此二三年才死。又將軍賈雍被斬，持頭而歸，立營帳外問：「有頭佳乎？無頭佳乎？」帳中人應曰：「有頭佳。」雍曰：「不然，無頭亦佳。」此亦刑天之類歟？

### 萬年松

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，西洋人架梯取之，其松忽上忽下，隨梯轉移。洋人怒，用鳥槍擊之，連發數槍，卒不能得。松至今青蔥如故。

#### 虹橋板

福建武夷山大藏峰山洞中凹處有大木千百條，橫斜架立，千萬年不朽不落，色如陳楠。朱文公云：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，後水退而木存。然木狀非受過釜斤者，山洞羅列群水，如民間開木行者然。山下灘水湍急，舟不能泊。余至武夷親見之。後到杭州，又見孫景高家藏虹橋板一片，木微香，肌紋細潤，梁山舟侍講鑄詩其上。

#### 天上過船

乾隆五十年五月四日，風雷大作，儀徵縣江邊一客船被風吹至空中，落在洪澤湖沙灘上。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。但據揚州人云，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，初意猶以為大鳥也。